

文匯

金散文

肖复兴
音乐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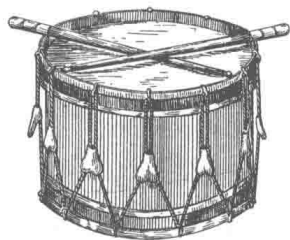
xiao fu xing

肖复兴

文匯出版社

肖复兴
音乐散文

xiao fu xing



肖复兴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肖复兴音乐散文/肖复兴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7.10

(文汇·金散文)

ISBN 978-7-5496-2174-3

I. ①肖…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4130 号

- 主 编: 陈先法 杨海蒂
- 本册选编: 肖复兴

“文汇·金散文”第一辑

肖复兴音乐散文

出 版 人: 桂国强

作 者: 肖复兴

责任编辑: 徐曙蕾

装帧设计: Q_Design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182 千

印 张: 9.5

ISBN: 978-7-5496-2174-3

定 价: 3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我和鲍伯·迪伦·003

永远的草莓园·020

地上掉着一块旧丝绒·027

老艺摇批判·033

门旁凋谢的恶之花

——关于莫里森的笔记·044

我是你的一面镜子

——关于尼可·054

邂逅帕蒂·史密斯·063

整个故事的一个开头

——关于凯特·布什·068

汤姆·韦茨之梦·078

关于老鹰·087

天堂兄弟·093

黑色也是一种彩色·099

为何我唱布鲁斯·105

黄昏的曼托瓦尼·112

崔健的意义·120

青春罗大佑·127

花儿开在粪土之上·134

答案在身上还是在风中飘·139

在蚂蚁的隔壁,在蜗牛的对门·144

第二辑

那一晚忽然洞开的窗子·151

巴赫和亨德尔·155

光就是从那儿来的·161

关于莫扎特·167

- 舒曼和舒伯特 · 178
- 李斯特之死 · 185
- 聆听肖邦 · 192
- 瓦格纳的野心 · 212
- 五月的花开如音乐 · 224
- 现代音乐被谁唤醒 · 231
- 马勒是我们一生的朋友 · 241
- 我们为什么特别喜爱老柴 · 249
- 维索卡的鸽子 · 258
- 西贝柳斯的声音 · 263
- 巴托克的启示 · 270
- 走近肖斯塔科维奇 · 277
- 我听沃恩·威廉斯 · 291

我祖传的“炒枪”

第一辑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年代，中国的大地震，自然灾害之惨，以及科学技术的落后，使得中国在世界之地位，日益下降，中国民

我和鲍伯·迪伦

鲍伯·迪伦(Bob Dylan)属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他二十多岁,和美国一样年轻。

六十年代,他抱着一把木吉他,唱着沙哑粗糙的民谣,从明尼苏达的矿区走来,并不高大茁壮的身影渐渐地在美国的背景中清晰起来。

六十年代,虽然有西班牙王子胡安·卡洛斯和希腊公主的豪华婚礼,以及美国人诺曼·博洛格成功地培养出比原产量高三倍的高产小麦新品种这样能够让人高兴的好消息,但六十年代是整个世界动荡的年代,短暂的好消息不能如方糖一样,稀释掉云层密布整个六十年的灰暗而让它变甜。

六十年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非洲的大饥荒,我国连续三年的人祸与自然灾害,估计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肚子空空在挨

饿,更有一笔因饥饿而死亡人数的天文数字。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一起号召全世界与饥饿做斗争。

六十年代,是一个战争的年代,苏联进行核试验,美国恢复了地下核试验。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因苏联要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的争执不断,核裁军的呼吁不灵,据统计,苏美两国拥有的核武器的爆炸力相当于世界人均三吨 TNT 的爆炸力。整个世界坐在随时可能爆炸的火山口上。

六十年代,是一个运动的年代,整个世界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不仅中国搞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欧洲也是学潮不断,美国出现反种族歧视的示威运动,意大利出现工人罢工运动,拉美不少国家跟随卡斯特罗搞革命运动。大小骚乱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六十年代,是一个暗杀的年代,肯尼迪在达拉斯被暗杀;没过多久,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暗杀。

六十年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矛盾冲突的年代。苏共二十二大召开后的非斯大林化。苏联武装占领布拉格。我们和苏联的珍宝岛战役。东西柏林之间的柏林墙的迤逦建立……

鲍伯·迪伦的歌声就是响彻在这样的六十年代。

鲍伯·迪伦就像是上帝专门为六十年代而创造的歌手一样,敏锐地感知着六十年代的每一根神经。鲍伯·迪伦的诞生,宣布了五十年代的结束,宣告了垮掉的一代和忧郁的布鲁斯、乡间民谣

的五十年代的结束。

六十年代初，鲍伯·迪伦在进行他的巡回演出之前，特意到医院去看望他所崇拜的正在病危中的上一代的民谣大师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然后踏上他自己新的旅程。这是新一代和老一代的告别仪式，意味着五十年代真的无可奈何也义无反顾地结束了。

面对六十年代所发生的这一切，鲍伯·迪伦用他嘶哑的嗓音，唱出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理性批判的态度和情怀。他以那样简朴疏朗又易学易唱的旋律、意象明朗且入木三分的歌词、沙哑深沉而强烈愤恨的情绪，站在六十年代领头羊的位置上，充当着人民代言人的角色。虽然在六十年代，他也唱过类如《来自北部乡村的女孩》这样的爱情歌曲，但他大部分唱的是那些激情洋溢的政治歌曲。听他那时的歌，总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我们的《黄河大合唱》，他就像是站在那浩浩大合唱队前面的慷慨激昂的领唱和领诵。

1961年，他唱出了《答案在风中飘》和《大雨将至》，那是民权和反战的战歌。

1962年，他唱出了《战争的主人》，那是针对古巴的导弹基地和核裁军的正义的发言。

1963年，他唱出了《上帝在我们这一边》，那是一首反战的圣歌。

1965年，他唱出了《像滚石一样》，那是在动荡的年代里漂泊无根、无家可归的一代人的命名……

在六十年代，他还唱过一首叫做《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歌。我忘了他是在六十年代的哪一年唱的了，只知道他是在芝加哥的街上，跟一个叫做艾瓦拉·格雷的盲人歌手学来的，他只是稍稍进行了改编，加上了简单的木吉他。那是一首原名叫做《矮子乔治》流行于美国南方监狱里的歌。（这是一首有名的歌，以前曾经被传奇的老民谣歌手“铅腹”唱过，“铅腹”的另一首《昨晚你睡在哪儿》，后来曾经被“涅槃”乐队翻唱。）这首歌是为了纪念黑人乔治的，乔治仅仅因为偷了七十美元就被抓进监狱，在监狱里，他写了许多针对时弊的书信，惹恼了当局，竟被看守活活打死。鲍伯·迪伦愤怒而深情地把这首歌唱出了新的意义，他曾经一次以简单的木吉他伴奏清唱这首歌，一次用女声合唱做背景重新演绎，两次唱得都是那样情深意长感人肺腑。在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唱这首歌时，他这样说：“监狱看守实际是害怕乔治的，因为乔治太真实，他们被他凝重的感情所惊吓。”（重新听鲍伯·迪伦的这首歌，让我忍不住想起2003年的年底，在哈尔滨曾经发生的为了讨要工钱的五十八岁的农民工，钱没有讨回，被当场生生地砍断了手筋的事情。我相信如果鲍伯·迪伦知道了，会为他唱一首新歌的。）

他是以深切的同情和呼喊民主自由和平的姿态，抨击着弥漫着六十年代的种种强权、战争、种族歧视所造成的黑暗和腐朽。

在六十年代，他是一代年轻人的精神领袖，是那个逝去的年代难能可贵的理想主义的象征。

在六十年代，鲍伯·迪伦和我们一样，就像是一个“愤青”。

对于如我这样也是和鲍伯·迪伦一样在六十年代度过了整个青春期的的人来说，听鲍伯·迪伦的歌没有什么隔膜，而是那样的亲切，水乳交融，肌肤相近。

六十年代，在饥饿的边缘上挣扎的世界的三分之一的人口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而我们却在一边饥肠辘辘时一边热血沸腾地写下这样的诗篇：“要把克里姆林宫的红星重新点亮，要把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解放。”

六十年代，在反战的斗争中，我们也不止一次跑到天安门广场集合，伸出了愤怒的臂膀。呼喊着和鲍伯·迪伦一样的心声，只是没有如他一样唱出“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而是高喊着“正义在我们这一边”！

六十年代，在那些如火如荼的政治年代里，我们更是无比的投入，珍宝岛战役，就在我们插队的北大荒的乌苏里江上，离我近在咫尺，我们抱着随时上战场而决一死战的豪情壮志，聆听着那枪炮声的召唤。即使离得那样遥远的布拉格，我们站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里，也愤怒谴责苏联的坦克车开进了布拉格的街头，并且蹲在白桦林的树墩旁写下诗的急就章。没有舞台和广场，就跑到村里食堂里，把吃饭的桌子椅子挪到一边，腾出空地来，站在那里慷慨激昂地朗诵。而在柏林墙建立的时候，我们正在挥舞铁锹，深挖洞，广积粮，大挖现在已经用来做商场和 KTV 包间的地下防空洞。

六十年代，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我们更是和鲍伯·迪伦

一样的鱼翔浅底鹰击长空，冲锋陷阵在第一线，一样的粪土当年万户侯，一样的自以为是，激进冒失，根本听不进父母的话，而把他们当成挡路堵道的保守派和保皇派。只不过，我们把鲍伯·迪伦唱的歌词都更为直白昂扬地挥洒在大字报上去激扬文字……

我们和鲍伯·迪伦是多么的相似。我们当然听得懂鲍伯·迪伦那时唱的“来吧，两院的议员，请注意这个警告，不要站在门口，不要堵住走道……外面有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马上震动你的窗，让你的墙壁嘎嘎直响。因为时代在变。来吧，父亲和母亲，全国的父亲和母亲，不要去批评你们不理解的事情，你们的儿子和女儿对你们的命令已经不听，你们的老路子越来越不灵……因为时代在变”。（《时代在变》）我们也就对美国联邦调查局把鲍伯·迪伦列入红色共产党的黑名单不会奇怪。

六十年代的鲍伯·迪伦和我们是一代人，是同一类人。

六十年代的鲍伯·迪伦相信音乐的力量，以为音乐可以救赎这个世界，就像是那时的我们以为可以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

六十年代的鲍伯·迪伦出版他的专辑时，把专辑命名为《时代在变》。他相信时代在变，相信音乐能够使得时代改变。

我们重新再听鲍伯·迪伦六十年代的歌，是在看一本发黄的黑白老相册，是在追忆似水年华，那是一代人逝去的壮丽的青春和梦想。

鲍伯·迪伦用他一如既往的沙哑的嗓音、朴素的木吉他，偶尔

用他那天籁般的口琴，吟唱在我们的心中，回荡在逝去的风中。

二

九十年代的鲍伯·迪伦老了。

日子真是不扛混，岁月很快就催老了一代人。

九十年代的鲍伯·迪伦，已经不再用木吉他，而改用电吉他。其实，他早就在1965年用电吉他了，那时他遭到他的歌迷的反对和起哄，而现在人们已经早就习惯了他的电吉他。偶尔，他也会用“不插电”，也还用口琴伴奏，但那只是偶尔而已，如同雨季里偶尔打把伞出门，让雨滴在雨伞上敲响清脆的回音，唤回一点往昔湿漉漉的回忆。

如同退潮一样，潮水从沙滩上一点点消失，徒留下了青春的空贝壳和人去楼空的叹息。九十年代的鲍伯·迪伦变化非常大，他不再充当社会和人民代言人的角色，他不再做正义和理想的化身，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开始歌唱个人化的感情，他把曾经从伍迪·格思里学习并加以彻底改造成膨胀为氢气球一样扶摇直上云天的民谣，重新改造回到了地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重新柔情荡漾起来。

他开始唱爱情，不过那爱情是回忆中的爱情：“我不能等待，穿过午夜的街，周围都是人，空气在燃烧。我试图把事情想清楚，我不能再等待。我是你的男人，我试图重温过去甜蜜的爱……我想

着你和所有我们可以漫步的地方。”(《不能等待》)

他一再把那种回忆中的爱情唱得格外凄婉，他似乎是生活在梦和永远不能忘记的回忆之中：“星期天我去教堂，她正好从那里经过，我的爱需要那么久才能够消失。我在你身上找到了我的世界，但你的爱不能证明是真的，在冰冷的铁的限制里，我离城有二十英里，芝加哥的冷风把我撕裂。现实总有太多的头绪，有些事情比想象的持续得更长，而有些事情你永远不可能忘记。”(《冰冷的铁环》)

他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他似乎将过去自己的叱咤风云遗忘了，偏偏总是记起感情的失落和回忆中柔软易碎的部分，对世界充满疑问和迷惑。他一下子脆弱起来，他拣起了芝麻丢了西瓜。他像是走到了世界末日似的，悲天悯人地唱了起来：“我顺着河流到达大海，我曾经到过这个充满谎言的底部，有时候我身上的负担似乎比我能够承受的还要多。天还没黑，但快了。我出生在这儿，还将死在这儿。我在移动，但我站在这儿没动。我身体的每一根神经那么苍白麻木。我想不起来到这儿来是想带走什么，甚至听不到祈祷者的呢喃。天还没黑，但快了……”(《天还没黑》)

既然天还没黑，为什么要这样忧心忡忡？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变成了这样，和六十年代的鲍伯·迪伦判若两人。我知道他的变化并不是始于九十年代，早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就已经有了这样变化的萌芽，他只是在九十年代长成了这样枝叶婆娑的大树，而不再愿意成为坚硬的岩石和迎风飘扬的旗。

是因为九十年代战争虽然还层出不穷，但毕竟不像是六十年代那样紧张了？还是因为饥饿已经不再困扰地球了？或是意识形态的矛盾已经随着苏联和整个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而不再那样剑拔弩张了？或是网络时代的到来让人类的感情越发虚拟化也越发物化和个人化了？这样的背景之下，需要的是迈克尔·杰克逊那样的奢靡，和麦当娜那样的性感，或席琳·迪翁那样我心依旧式的信誓旦旦爱的虚幻？已经不再需要鲍伯·迪伦的正义和激情、理想和信仰了？真的是快乐的猪已经胜过了思考的芦苇了？一代有一代的青春，一代有一代的偶像，一代有一代的歌唱。

如果从鲍伯·迪伦本身来说，他出了一次车祸，差点要了他的命；离了一次婚，又差点要了他命。会是这样的命运的跌宕变化，让他的音乐也随之颠簸起了动荡的曲线？

我不知道，我无法弄清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九十年代的鲍伯·迪伦以这样的变化面貌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鲍伯·迪伦在接见《滚石》杂志的记者时这样说：“当没有人把我当一回事时，正是我创作丰收的时候。你年纪大起来，将会变得更倾向家庭化……”

鲍伯·迪伦儿女情长起来了。

九十年代，他真的唱了一首这样儿女情长的歌，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唱给他的母亲的，名字叫做《百万英里》：

您带走了我真正怀念的一部分，